



果园里的“小火车”

□ 王 毅

金秋时节,静宁沟壑间的苹果红透了。父亲蹲在地埂上,指尖抚过红苹果,朝坡下喊了一声:“抬两筐到轨道边,‘火车’要上来了!”

父亲口中的“火车”,是一辆山地单轨运输车,亮红色的车身三米来长,车头顶着个小巧的引擎,加宽的车厢稳稳架在铁轨上。银闪闪的铁轨顺着山势蜿蜒,从公路绕到山顶的果园,像一条贴在山身上的丝带。

家里的十余亩果园分散在三个坡上,最高的那块坡地离山脚公路足有五里远。前些年摘苹果,都得提前半个月找劳力,用布缝好竹篮防碰碰,再靠扁担挑下山。有一年雨水多,父亲挑果时不慎摔倒崴了脚,在家休养了半个月,可苹果不等人,熟了就要摘,“一工难求”不说,单是运果工钱也花了不少。后来乡亲们拓宽出了一条能行驶三轮

车的路,境况有所改变。

今年春天,乡镇干部带着县果业局技术员和村支书来到果园,拿着图纸说要装“小火车”。父亲瞅着图纸直摆手:“咱这坡坑坑洼洼,火车能爬上来?别白花钱。”老支书只让他等着瞧。

没几天,施工队扛着铁轨、钢铁支架上山,量尺寸、挖坑埋支架,再用螺栓固定铁轨。父亲天天去看,有的轨道离地半米高,在拐弯处还特意放缓了弧度以保持平稳。银色的轨道像给大山系了条腰带,绕着果园往山顶延伸,父亲挺好奇,但心里还是没个底。

安装那天,技术员教父亲操作:按“前进”,“火车”缓缓挪步;按“停止”,“火车”稳稳停下。最陡处,父亲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可“火车”抓着铁轨不打滑,几分钟就从山脚爬到山顶。父亲看着机器,心里暖烘烘的——这个可真能

替人干活!更惊喜的是“火车”干活不收费,乡亲们只需付油钱。父亲乐坏了:“咱沾了政府的光。”

今年苹果丰收,“火车”成了最忙的“劳力”。天刚亮,父亲就把它开到山脚——收购商的货车早已等在路边。他和母亲在山上摘果,装满筐抬上“火车”,一按按钮,“火车”就载果下行。以前三人一整天的运量,现在“火车”跑几趟就能搞定,父母再也不用肩挑背扛,中午还能回家吃热饭。收购商看着没碰碰的苹果,每斤还多给了一毛钱,笑着说:“这机器好!”

父亲心里算过一笔账:往年雇四个人运果,一天工钱八百多元,十几亩苹果得花一万多元;现在“火车”每天油钱不到五十元钱,二十多天也就一千元。省下来的钱,除了给母亲买件羽绒服,还能给家里添几件新电器。

如今父亲成了“火车”的义务看护员,农闲时,他拿抹布擦车厢,扫净轨道上的树叶,按照技术员的叮嘱更换引擎润滑油。有回看到村里小孩想爬车厢,他赶紧拦住:“这是运货的,摔下来危险!”还拿出安全手册给孩子讲“火车”的用途,孩子们听得眼睛发亮,七嘴八舌地喊道:“以后静宁苹果就靠‘火车’运到外面!”

眼下,越来越多的果园架起了铁轨。红色单轨运输车在山坡上穿梭,像一簇簇跳动的火焰,载着苹果,从山顶运到山脚,再装货车发往全国。引擎的嗡嗡声,交织着浓郁的果香,银闪闪的铁轨在秋阳下泛光——“小火车”运走了果农的辛劳,运来的是丰收的希望,是日子红火的盼头。往后每个丰收季,“小火车”都会陪着这里的果农,把黄土坡上的甜,送到更远的地方。

山谷

□ 刘梅花

山谷里涌起浓雾,一疙瘩一疙瘩,朝着山尖漂移。潮湿的雨季,连太阳都有了分量,吸饱了水分似的,沉甸甸比往日饱满,颜色更加澄澈。

黄刺、金露梅、沙棘、黑刺这些低矮的灌木挤在一起,叶子变黄变红。黄刺也叫直穗小檗,小果子也带刺,刺头刺尾的,羊群不大喜欢。漫山遍野的披碱草白茫茫一片,垂着细碎的草穗子,挂着雨滴。蓼莪草深红的草籽已经成熟,风一吹,摇下来一粒。那些攀援植物,萼萼草和狗牙花,差不多枯萎了,枯黄的细藤松松垮垮缠绕着宿主,干枯的叶子也快掉光,一圈一圈像弹簧似的。

秋虫在草丛里忙忙碌碌。蛴螬不过一日,秋虫能活两季,但是它们都衣裳采采,且歌且舞。山谷就是秋虫的整个世界,它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悠闲自得。

日月星辰也罢,季节轮回也罢,大雪即将覆盖山谷也罢,秋虫不觉着,反正就是在秋日里丰盛灿烂,不知疲倦。蟋蟀找到一朵淡蓝色的矢车菊——它的视野里能分辨清颜色吗?蜻蜓瞪着圆眼睛停在铃铛花枝头——它的世界里花开花谢有区别吗?菜青虫躲在枯叶下一动不动——它知道自己即将与季节告别吗?

自然界不断变化,一层秋雨一层凉,秋虫感觉到了,它们和山谷遇见又离别。在我们看来季节就是一个片段,而秋虫则是整整一生。

季节变化得很快,叶黄浆果熟。一场风一场雨的速度也很快,删繁就简,大雪降落。但是光阴更快,你看时间等过谁?光阴似箭,嗖嗖一去不复返。总是说珍惜时光,可是光阴是流逝变化的,攥不住,无边无际。每个人,只能独自穿过时间,穿过朝朝暮暮,感叹又是一秋。

牧羊人披着毡衣,赶着羊群漫

游在山谷,没有牧羊犬跟着。夏天放羊,秋天也放羊,窄窄的羊道是他走过最多的路。走过小碎叶的金露梅丛,穿过透着光尘的白杨树林,天空飞过最后一行大雁,牧羊人抬头看看——这些迁徙的鸟儿,多么自由自在。

如果说诗意,其实就是自然界的频率和内心的频率瞬间衔接,同频共振。如果说秋日的诗意,那就是山谷里的烟尘雾霭,光影鸟鸣,反复变幻,给予万物能量和明媚。

空幽的山谷,潮湿的雨季,日渐枯黄的草梢子,金色的杂木林,远处山峦翘着白雪的山尖。又是一秋,流光与万物的呼吸在此交错,让人觉得山谷是宇宙的使者,从无限的远方赶来,咔嚓一声拧开季节的大门,让牧草枯黄,山林染了颜色。世界绚烂而闪烁,山谷古老而深沉。风吹有一百种声音,草黄有一千种颜色,而秋天的山谷,寂静无言,自成天地。

民勤蜜瓜

□ 唐仪天

当季风掠过巴丹吉林的沙脊,在民勤这片绿洲之上,一种金红的、翡翠的甜蜜正在酝酿。这不是普通的瓜果,而是大漠与绿洲共同谱写的甜蜜诗章,是农人的辛劳和汗水播种的诗行。

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瓜农们演绎着最动人的农耕智慧。晨光未启,他们已头顶疏星、脚踩露珠走进瓜田,将每一垄地梳理得如锦缎般平整。那些娇嫩的瓜苗,需经农人粗糙的双手千百次抚触——打顶、疏蔓、定果、采摘,像呵护婴孩般小心谨慎。一蔓一瓜,是农人与大地的约定;满园金翠,是时光对耐心的犒赏。

沙地里的日头日晒裂石头,却晒不干瓜农眼里的期盼。他们古铜色的脸庞比瓜纹更深,掌心的老茧比瓜皮更厚。当蜜瓜吸足日月精华,那些金红宝便红得似玛瑙,银帝瓜白得如羊脂,玉金香在阳光下透着琥珀的光泽。这是民勤独有的自然釉彩。

丰收时节,瓜田里翻滚着甜蜜的浪。农人们弓着腰,他们的脊梁弯成腾格里的弧度,却挺着比胡杨更坚挺的信念。每一道瓜纹里,都

刻着生活的琐细,以及那些零零碎碎的油盐酱醋茶。当满载的货车驶向远方,扬起的沙尘里飘着希望的味道。

一年四季,八方商贾云集于此,只为那口穿透灵魂的甜。银帝瓜爆开的汁水能甜透盛夏,金红宝的香气能在唇齿间萦绕三日——民勤的蜜瓜含糖量能达十八度,是沙漠与绿洲碰撞出的奇迹,是昼夜温差酝酿出的蜜汁。

从黄河蜜到白兰瓜,再到如今的百余品种、金红玉翠的民勤蜜罐,可谓各领风骚。但最动人的,永远是农人蹲在田埂上敲开的一颗现摘的瓜。金黄的瓜瓤映着他们黝黑的笑脸,而那一口甘美,更是难寻,因为那滋味里面沉淀着沙土的厚重、阳光的炽烈、汗滴的辛酸和农人手掌的温度。

若问蜜瓜何处好?民勤这片绿洲,正用最甜的瓜果作答:真正的甜蜜,都要经过风沙的淬炼。

丝绸之路已告别马拉骆驼的往昔,已然化作了一条幸福之路。银鹰掠过高空,货轮破浪海洋,列车驰骋钢轨……依托现代冷链运输,它们满载着民勤蜜瓜,奔向天涯海角。

碧波潭

□ 李儒峰

镇原北部的崇山峻岭间,清水河款款流过。

河水从山谷蜿蜒而来,流经庙渠镇殿王村南湾段时,出现一处沉积岩地质地貌,经河水冲击,形成一处十多米高的断崖流瀑,将河床冲击成一个巨大的池,河水积存,形成天然的水潭,叫碧波潭。潭水不是很深,异常清澈,水面透出翡翠般的绿。《镇原县志》记载:在县城北七十里,波流萦回,其色澄碧。

碧波潭的流瀑,不是很壮观,水从高处落下,溅起雪白的浪花,在水浪间弹奏出美妙的清音,回荡在空谷。水流的声响,让无际的山岭有了灵魂,山与岭不再干涸。在北方,只要有水,每一寸土地都会茂旺成绿。碧波潭的水,格外地绿。河水在碧波潭得到小憩,归于平静。无限清静,恍然仙境。临潭而观,山光倒影,云逸于内。黄叶楚楚,镜面浮游。秋色朦胧,尽漾其中。潭面水的中央,有几丛苇草,在水中摇曳。秋天萦回的水气在潭面笼罩,乍然营造出《诗经·蒹葭》的意境:“蒹葭

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碧波潭的绿,是天然的纯净,是自然的本色。清水河从大山里渗出,从岩层流过,在葱葱绿草间汇集成河,在崇山峻岭间经过漫长的行走,流到碧波潭,带着一股质朴的原生之美。

我们来到碧波潭,正是深秋。碧波潭下面的山坡上开满了蓝色的小雏菊,在秋草间璨若繁星。黄菊花也竞相开放,散发着清丽的芳香。从碧波潭流下来的河水,漫过河滩,在芦荻杂草间簌簌流过。由于下雨的缘故,山岭间弥漫着淡淡的雾气,秋草泛黄,秋花正艳,微微的凉意。沟底长满柳树、刺槐、新疆杨,浓荫蔽日。在这些大树中间,杨树的叶子一片金黄,格外醒目,伟岸于群林。一株山桃树的叶子,在霜雾里变得通红,于黛影青山间,格外耀眼。树木生长在谷底,由于受两边山崖的影响,侧枝稀少,主干挺拔高耸,令人仰视。

碧波潭,它是大山与长岭间的珍宝,是滋养生命的源泉。



湿地观鹤

□ 蒋 静

一步都高高抬起,又稳稳落下,尽显优雅与审慎。凝视它,想到“仙鹤”之名,觉得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它们自带一种不属于凡尘的气质,所经之处,连水波都显得格外安宁。

有几只缓步到浅水边,静立。其中一只单足独立,另一足收于腹下,身姿挺拔。它久久保持着这个姿态,犹如身处舞台聚光灯下,静待大幕开启、音乐奏响……

还有几只先缓缓地助跑几步,宽大的翅膀从容展开,而后长颈笔直地引向前方,双足向后伸展,成为一道流畅线条——它们起飞了。飞过芦苇荡,飞过湛蓝湖水。偶尔一声长鸣,悠长而清越,让这飞翔的姿态更添一种古老而从容的庄严。

我被这优雅的生灵深深折服,内心充盈着无法言说的喜悦与赞叹。此刻,它们不是从《诗经》的篇章中飞来,不是从宋代的画作中走来,不只是高洁与长寿诗意象征,而是真切切地近在眼前。它们让我想到一切美好而恒久的事物——君子的风度、清远的志向、坚贞的情感。

丹顶鹤是忠贞的鸟,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如果一只早逝,另一只会孤独终老。它们的求偶方式是对舞。

“看,那两只在跳舞。”友人说。

一旁的草地上,两只鹤,一只的喙轻指天空,另一只便以同样的姿态回

应。步伐细碎,谨慎起落,在枯黄的苇秆与青草的映衬下,宛如一场古老的关于大地的密语。随即节奏加快,它们开始跳跃,双足有力地蹬地,宽大的翅膀猛然张开,鼓荡起沉寂的空气。瞬间它们仿若不再是鹤,而是两道交缠的闪电,是挣脱了地心引力的云朵。

那修长的颈,紧如弓弦,柔似绸带,交叠、摩挲,像在书写一篇无人能识却尽显生命奥秘的狂草,又像用舞姿诉说着寻觅、吸引与结合的古老故事。这撼人心魄的激烈,把我们凡人尽数敛入亘古而优雅的沉寂里。周遭,时空仿佛凝滞了。

突然,它们的鸣声加入,清越而悠长,一声递着一声,仿佛两颗激越的心,对爱情最庄严、最华丽的宣告。

舞歇。它们并肩而立,红顶在白羽间静静燃烧,长喙指向同一个远方。

“哪里是一对鸟,这分明是一个优雅的梦,是一首爱情的诗!”正当我这样想着时,一不留神,脑袋被身后的小鹤啄了一下,我“啊”的一声惊叫,引得众人大笑。

“爱情就像这样——某一瞬间,被带点攻击性地击中。”一旁有人慨叹。顾不上脑袋疼,我猛然伸开双臂,围着小鹤上下舞动,并大声呼喊:“来吧,让我们也跳一支舞!”

肩水金关

□ 蓝 星

夯土把戈壁勒出关隘时
风正啃噬着“肩水”二字的边缘
——阳光太烈

把戍卒的影子,烙在夯墙上
像一枚枚未寄出的邮戳

关门总在黎明时吱呀作响
驮着粮草的骆驼,把蹄印
嵌进沙砾,又被风抚平
守关人的甲片沾着霜
每一次叩问,都撞得
门楣上的铜环,嗡嗡作响

有片残瓦还留着灶火的温度
该是某个雪夜,他们围坐
把“家书”两个字,煮进粟米粥
另一段朽木刻着“毋失”
笔锋太急,像极了
远方妻儿,悬在心头的惦念

风沙漫过箭楼时
关墙正把岁月,碾成细沙
有的记着烽燧的火光
有的藏着未饮尽的酒
最矮的那截夯土,还留着
孩童的手印——许是某个戍卒的娃
曾在此,数过归雁的翅膀

后来,关隘睡了
在沙下,和箭镞、陶片做伴
把“守土”两个字
酿成了沉默的碑
直到某天,考古者的手
轻轻拂去千年的尘
夯墙上的痕迹才重新睁眼
看见——
当年的风,还在闯关
当年的云,还在守望
只是守关人的路
早已漫成了历史的河
今天,我们坚定地牵起汉代的风,
守关、守望

茴香的生命之旅

□ 孙晓玉

它是一株细弱而坚强的茴香

当它从地平线上站起
绿色便开始覆盖裸露的苍白
它的家乡
哦,自从它踏上这片土地
这里就是它扎根生长的家园

太阳晒得它的茎秆,毕毕剥剥
无数尘埃呛咳的周围空气,
如陈年风箱
它走进粉碎机,吞吐出牲畜肥壮
母亲开满葱花的手,攥紧了
它的籽粒
细数这日月丰歉
它在大地上继续一行行书写
就像
父亲脚下一遍遍丈量,一道
埂子的高低宽窄
不过是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
一次次的弓腰致意
春播、秋收
千年的篇章一如既往